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doc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

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四種

澎湖臺灣紀略

諸家

弁言

中央圖書館的「善本」藏書中，有所謂「稽瑞樓秘冊」一種，不著編人，是一難得的「舊鈔本」。「秘冊」內含下列五書：一是也是和尙傳一卷，清陳鼎撰。二是燼宮遺錄二卷，清不著撰人。三是松仙傳一卷，附記萬尊師事一卷，清陳鼎撰。四是澎湖臺灣紀略一卷，清杜臻撰。五是癸巳小春入長沙記一卷，清丁大任撰。我們拿其中杜臻撰的「澎湖臺灣紀略」整理出來，列入臺灣文獻叢刊。著者字肇余，秀水人，順治進士，歷官吏部侍郎；康熙間耿、尙亂平，徧歷閩、粵，處置有方，轉禮部尙書。著有「經緯堂集」、「閩粵巡視紀略」、「海防述略」等書。

因爲杜臻的「澎湖臺灣紀略」篇幅不多，所以我們拿周于仁、胡格的「澎湖志略」與林謙光的「臺灣紀略附澎湖」集在一起，作爲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四種。關於周于仁、胡格的「澎湖志略」，原書已有三篇序文，毋庸介紹；我們是以省立臺北圖書館所藏的抄本爲根據的。至於林謙光的「臺灣紀略附澎湖」，我們是根據商務印書館的「叢書集成」的；而「叢書集成」的來源則爲「龍威秘書」。按林謙光字芝媚，福建長樂人。本書著於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是臺灣的一種「早期文獻」。

抄本之有錯字，這是不免的。我們除已盡力校正外，有些地方祇好附（？）號以存疑

了。(周憲文)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docsriver.com商家古籍书城

澎湖臺灣紀略

杜

臻

澎湖臺灣紀略目錄

澎湖臺灣紀略·····	杜 臻(一)
澎湖志略·····	周于仁、胡 格(二七)
臺灣紀略附澎湖·····	林謙光(五)

澎湖臺灣紀略

杜 臻述

澎湖有三十六島，縱橫三百餘里（此據新圖；實錄云：二百餘里）。閩海實錄云：其地勢在泉州料羅、漳州鎮海之界，與舊嶼、大擔相對。自內地東渡，順風一日二夜可至。閩書附晉江縣，云地近琉球。昔人於此置兵防琉球，今則防倭。元島夷志云：自泉州順風二晝夜可至，有七澳。曹能始志勝云：自郡東出海門，舟行二日始至。鄭若曾云：風順尙有日半之程。指揮唐垣京澎湖要覽云：係琉球山川，地界泉、漳、興、福；其去內地也，埒於琉球。諸書所載不同。茲從閩志，附之晉江之後云。

前代事不可考。隋開皇中，遣虎賁郎將陳稜帥師至其地，虜男女數百人而還。唐施肩吾有澎湖詩云：腥臊海邊多鬼市，島夷居處無鄉里；黑皮年少學採珠，手把生犀照鹹水。蓋亦嘗有至焉者。明洪武五年，以其民叛服不常，大出兵，驅其大族徙置漳、泉間。今蚶江諸處遺民猶存。嘉靖之季，賊首曾一本、林鳳據巢穴。萬曆元年，總兵俞大猷逐倭寇嘗至其地。二十年，朝鮮告倭且入犯，議者謂不宜坐棄澎湖；於是設把總一員，以十六舟戍之，隸於南路參將及泉南游擊，令與浯、銅二寨時相策應。其汛地北起北山，南盡八關澳（地圖作八罩）。北山龍門港、丁字門、西嶼頭曰最衝，娘宮前蒔上澳曰次

衝。春汛以清明前十日爲期，駐三月而返；冬汛以霜降前十日爲期，駐兩月而返。後以孤懸海表，議罷。啓、禎以後，鯨鯢薦食，益不可問矣。

其氣候常溫，多風少雨，涉海者重絮而行，既至則易暑服。其土燥剛，不宜木與禾黍，惟多雜茅。泉味澀滴。其民多泉人僑處，苦茅以居，朴野多壽。土布爲衣，耕、漁、畜、牧以自給。煮海爲鹽，釀秫爲酒，掇贏蛤、魚鰕以佐食，葵牛糞以爨，燃魚骨爲油。尤多畜羊。羊特肥大，孳生山谷間，千萬爲群；其主各刻角以誌，或烙毛勢耳，夜亦不收，卒不相亂也。黠者或行賈於外，致饒裕。其爭訟，擇年長者爲主，有事則就決之；問有不能平，則詣晉江縣陳白以聽斷焉。

其物產，穀則胡麻、菘豆，藥則天門冬、蒺藜、山茨菇，蟲獸則山猪、蜈蚣、花蛇及鼠。山猪類常猪而色赤，性矯健、善跳躍，捕之不易；有毒，食之輒發瘡癰。花蛇、蜈蚣，彌山皆是。花蛇大者長丈餘，小亦不下五、六尺；晝日伏藏地下，夜乃潛至几案間。揣之不嚙，卽偶見嚙，亦不至大創也。海石間出烏魚（一名鱸魚），本生江南，每春日輒來就石廉打子；蓋魚子須跳擲乃出也。又產白芥菜，高五、六尺。其子中入藥絕佳。茉莉千瓣，香尤酷烈。又有藤臺，可爲燻洗兵船之用。

其民以地近琉球，夜不舉火；言夷船望見烟起，必來抄掠。居中大澳曰娘娘宮，可泊南北兵船五、六十艘，遊總處之。其餘諸島，重疊相包，無大高山，望之不過如覆釜

。水曰澎湖溝，分流東西。泉、漳人行賈呂宋，必經其間。自此以東爲順流，其返也過澎湖而西，復爲順流。自娘娘宮而西至西嶼頭，曰左哨；稍南至蒔上澳，曰右哨。二哨去中營，各水程四十里；二哨自相去，水程三十里。西嶼頭有山稍高，度可十六丈，可泊兵船四十餘。其險阨，曰內塹、外塹。稍北十里曰蟬仔澳，可泊南北風船十餘，各有漁寮、水源（新圖又有大池角、小池角、吼硫碇、員門司、礮礁、外篤澳）。稍北二十里曰丁字門。其澳迫窄，僅可容四、五舟。有水源，無魚寮，爲寇夷樵汲所至（新圖有大吼門、小吼門）。過此十里爲西北大洋。稍東二十里曰鎮海港、員背嶼，各有水源、漁寮（新圖有赤墩、萬丈潭、土地公〔嶼〕、金嶼、姑婆嶼、鐵砧嶼）。但水淺礁多，舟不易往，第於北山築墩探瞭而已。西嶼頭內十里曰菓葉澳，可泊十餘舟，有水源，無漁寮。又自西嶼頭分道至通梁仔、瓦硎港、大礮，各水程二十里；中墩三十里（新圖菓葉甚遠、中墩甚近，小有不同。中墩一稱上門）。各有漁寮、水源，亦以水淺礁多，止可遠瞭。凡此，皆左哨汛遊所及也。蒔上澳可泊北風船四、五十（新圖其旁有岑圭嶼、狗沙嶼、毒嶼、鐵線尾）。西行水程五里，有小嶼曰大城，與小城相對，可泊南風船十餘。自蒔上東北行水程二十里曰文龍港（卽龍門港之誤，新圖作良文港），可泊北風船十餘，有水源、漁寮（新圖其旁凌波嶼、芝眉嶼、椗齒礁），爲寇夷樵汲必至之地，哨邏至此而迴。稍南五里曰林投仔（新圖其旁有鎖管港、猪母落水），有水源，冬哨始有漁寮，春夏

無之也。由此東北水程十里曰圭壁港。又北五里爲青螺仔頭（新圖其旁有洪林罩、蚱脚嶼、鼎灣仔、沙港、雁晴嶼、蟬廣〔澳〕），各有水源、漁寮；但礁多水淺，常於太武山遠際及之，不能時往。自蒔上而西五里曰楓櫃仔山（新圖其旁有大帽山沉礁、四角嶼、龜龍嶼、番墓下），有水源、漁寮。北行水程二十里曰安山仔，可泊南風船二十餘。又北十里曰東港尾，有水源、無漁寮，可泊南北風船二十餘（新圖自此復返祖媽宮）。左哨汛游所及，略盡於此。西嶼頭之極西又有吉貝嶼，孤隔多礁（新圖其旁有布袋澳、沙員、目嶼沉礁、北礁，其東有屈瓜、飯籃，蓋自沙澳北境盡處也），與南面之八鬮嶼隔一潮水，雖有漁寮、水源，均非哨瞭所及也。新圖與舊異。娘娘宮作祖媽宮，大城、太武山與之連壤，不云小嶼也。自祖媽宮稍西，盡西坡仔尾，有新城，蓋寇所築以屯兵者（其旁有後屈潭、水燒平、牛心礁、西衛），而八鬮之旁澳嶼甚多（在北者曰鴛鴦窟、捕漁坑、水坡、虎井、桶盤嶼、三將軍石，在西者曰大花宅、小花宅、花嶼沉礁、草嶼沉礁、大貓嶼、小貓嶼，在東者曰挽毛潭、網坡，在南者曰頭巾嶼、鐵砧礁），稍遠至西南有湖內祖（杭鐵成質潭），東北有尾慈田（將軍柱後代仔），極南有東嶼平、西嶼平、鐘嶼等，更南有東吉嶼、西吉嶼、斧頭爭等，皆明世所不及知也。

臺灣舊名東番，不知所自始。其人聚處無君長，不通中國，亦未嘗屬於外番。泉、漳市舶私與往來，不聞官司也。萬曆三十年爲倭所據，浯嶼營將沈有容出舟師擊之。有

連江人陳第者以薊鎮遊擊家居；與偕往，共破倭。泊舟大員，其酋長大彌勒等持鹿酒以獻。因備詢其土俗及山海形勢，述之成篇。第倜儻能文，起家諸生，後乃去而習武，爲總兵俞大猷、尙書譚綸所賞識，遂以武秩進。著有意言、謬言、毛詩古音考、伏羲光天圖纘，太史焦竑亟稱之。自有第記，而後釐考屬國者，始知有所謂東番云。其略曰：東番在澎湖外洋中，自烈嶼航海一晝夜至澎湖，又一晝夜而至加老灣。其起地魴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打狗嶼、小淡水，又有雙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皆其居也。斷續凡千餘里，種類甚蕃，別爲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推子女多者爲社長，聽其約束。性好勇喜鬪，暇輒習走，晝夜不止。足躡皮厚至數分，履棘刺如平地，捷及奔馬，度終日之力可蹕數百里。或兩社有隙而相攻，約日合戰，戰已往來如初，不復相讐。每殺人，斬其首，剔肉存骨，懸之門。門懸髑髏多者，稱壯士。地暖，冬夏裸體，不知衣冠，自謂簡便。婦女結草裙，略蔽下體而已。無揖讓、拜跪禮，無曆日、文字。視月圓爲一月，計月十圓爲一年。久則忘之，故率不紀歲；少壯老耄，問之不知也。交易，結繩以識。無水田，治畚種禾，山花開則耕。禾熟，拔其穗。穀粒視內地稍長，特甘香。採苦草，雜米釀之爲酒，間有佳者。豪飲至一斗。燕會則置大礮團坐，各酌以竹筒，不設肴核；樂則起而跳舞，口亦嗚嗚若歌曲。男子剪髮，留數寸披垂；女子則否。男子穿耳，女子年十五、六斷去唇兩傍二齒以爲飾。地多竹，大數握，長十餘丈。

伐竹構屋，蒙以茅，廣長數丈。每族共屋；一區稍大曰公廨，少壯未娶者曹居之。議事必於公廨，取召集之易也。將娶，視女子可室者，遣人遺以瑪瑙珠一雙；女子不受則已，受則夜造其家，鼓口琴挑之。口琴者，製薄鐵如搔頭，尾有兩岐；嚙而嘘之，錚錚有聲。女聞，納宿；未明徑去，不見女父母。自是，每夜必來以爲常。迨產子女，婦始往壻家迎壻，如親迎；壻始見父母，因家焉。養女父母終身，其本父母不得子也。故生女喜倍男，謂其可以繼嗣云。妻死更娶；夫喪號爲「鬼殘」，終莫之醮。人死，擊鼓環哭，置尸於地，四面熾火焰而乾之，不棺；屋壞，乃立而埋之，不封、不祭。將耕，戒勿言，亦不復相仇殺。道路以目，田畔相遇，少者背立；長者徑行，無所問。華人或故侮之，不之較。苟違戒，則歲輟不登，故守之惟謹。女子健作；女常勞，男常逸。有盜取人物者，嚴剔之，尸於市；故夜戶不閉，禾積場無敢竊者。有牀，無几案，席地坐。穀有大小豆、胡麻、薏苡。蔬有葱、薑、番薯、蹲鴟。果有椰、蔗、毛柿、佛手柑。畜有貓、狗、豕、鷄。獸有虎、豹、熊、鹿。鳥有鳩、雉、鴉、雀。山尤多鹿。人善用鏢；鏢長五尺，鏃甚銛，虎鹿遇之輒斃。其捕鹿，嘗以冬；伺其群出，乃集衆逐而圍之。掩群盡取，積如邱陵。先屠取其皮角，次腊其肉，次腊其舌與腎、與筋別藏之，盛以箱而鬻之華人。又能榨蔗爲糖。二者，其本業也。得鹿子，必擾馴之。刺鹿腸，出新飼草未化者，必競食，名百草膏。俗食豕；不食鷄、雉，惟拔取其尾以飾旗。見華人烹噉

鷄、雉，輒嘔。雖居島中，不能操舟，畏見海；但捕魚於溪澗。故老死不與他夷往來。永樂初，鄭和航海諭諸夷，東番獨遠竄，不聽約。於是，家遺以一銅鈴，使懸於頸，蓋狗畜之也；至今傳以爲寶。始皆聚居濱海。嘉靖末，遭倭寇焚掠，乃避居山。倭善鳥銃，鏢不能禦也。自通於中國，獨見其居山耳。漳、泉之民至者既衆，充龍、烈嶼諸澳往往能譯其語；嘗以瑪瑙、瓷器、布、鹽、銅鑿環之屬，易其鹿脯筋角。間遺以故衣，輒喜；見華人則衣之，以相胥接，退則襲而藏之。得布亦藏之。蓋其人習裸，不耐冠履束縛也。性頗醇樸，自通中國，始有嗜好；奸人又給以濫惡之物，彼亦漸悟，知爲巧僞矣。第之言如此。

明季，阻於海寇，不復相通，不知何時爲夷所得。海逆鄭成功之敗遁於京口也，乘大霧，襲殺紅夷守者，而據其地。築城以守，僞號東寧國。或言歲以十萬緡歸紅夷，而假其地以居。爲日久矣，卒莫知其然否。後鄭成功死於廈門，其妻董氏復立子錦，勢益弱；降者踵至，爭言臺灣中曲折。始知其地南北長、東西狹。東面皆大山，莫知其窮際。水皆西流，長者或數百里。海逆既定居，規度便近地給兵屯種，而收賦於諸社以自給。又多種桐樹及枲、麻爲治船之需。

或盛言封畛遼闊，獠人錯居，多奇怪。有三指人，爪銳如鳥，跳躑山林如猿獍，居於樹顛。樹絕大，其顛平廣可置屋。其人亦能耕穫，得穀輒徒置樹上。又善弩人，迫之

輒注矢下向，終莫能近也。又有長髯矮人，僅如十歲小兒，而鬚皆過腹。或又言其巢特險固，水道紆迴，惟一徑可入；欲往者必自澎湖易舟，而令諳習者爲導乃能至。或又言地時時震，又多颶風，屋易壞，多至三年必再搆矣。言人人殊，亦有圖形以獻者。事涉詭詐，不足信也。

遁海道入居漳、泉，再遁於廈門，而錦又死；獨稚子克塽在，悉以兵事委其僞武平侯劉國軒，而專總財賦則屬之僞忠誠伯馮錫范。錫范者，克塽妻父也。於是，督臣姚啓聖、提臣施琅咸言臺灣可取狀。上命會議，有旨允行。

康熙二十二年春，琅自闕下至閩，啓聖已調集各鎮之師，飭軍資、峙糗糧，列艦以待。官軍在行者，皆有重槁。師行，以風不利而返；再出，復却回。六月，啓聖親餞琅於銅山，從容言曰：將軍師期已三易矣，每行必竭蹶叱軍賞，力已盡矣。嗣後不能爲將軍再治行，敬奉白簡以待命於下吏。克敵與否，在今日矣；惟將軍圖之。琅念時方盛暑，多南風，意躊躇未決；乃業已力任，而啓聖繼之又急，遂慷慨行。爲書訣別妻子，誓必死。諸將士當行者，皆作書抵家，處分後事，無一還心。合提標及興化、平陽、銅山、金門、海壇、廈門諸鎮之師共數萬人，舳艫數百，禡牙舉帆，自銅山南向。而啓聖亦進屯廈門爲聲援。

琅舟既至大洋，風日恬和，海波偃息，安行如內地，遂以初十日至澎湖之外島。當

是時，賊將劉國軒以二萬衆守澎湖；昔日哨遊重地，皆爲所據。娘泊舟處，非向來屯駐地也；賊望見之，皆大笑曰：此不足煩吾兵，潮至自碎耳。蓋海道收泊有常處，必須曲乃可以避風潮；否則，潮乘風勢能舉舟拍沙上，卽至堅之舟，不過三、四掀播，無不震裂矣。娘亦習知海事，心竊危之；顧無可奈何，稍擇便處。相守十二日，潮竟不至，而天忽大霧，咫尺不見人；是爲六月二十二日也。娘告諸將曰：潮汐有常，而十二日不至，方夏多颶風而無風，此天相我成功也；非天子洪福不及此。然倖不可屢邀，更需時日而潮至颶作，必敗無疑矣。今日請與諸君共破賊。諸將亦以爲然，請舉砲。娘曰：不可。火器彼之所長，彼聞砲聲，卽知我軍所在，而尋聲以擊我，我不能敵也。不若乘大霧未解而直趨其中堅，彼不意我至，必驚亂，我潛登其舟，短兵相接，庶可取勝。衆曰：善。於是，分其舟爲二。以興化總兵吳英爲左冲鋒，金門總兵陳龍、銅山總兵陳昌繼之；而廈門總兵楊嘉瑞當其後；平陽總兵朱天貴爲右冲鋒，提標前營遊擊何應元、提標署中營參將羅士珍、提標右營遊擊藍理、提標署後營遊擊曾成繼之；而海壇總兵林賢繼其後。偃旗臥鼓，魚貫以入；餘舟八十艘，留爲後應。軍方行而潮至，水驟湧四尺，舟行通利無礙；娘與諸將皆色喜。度已附賊舟，競擲長鑱巨鉤，首尾鈎之。我舟與賊舟相混，糾結不可解；朱天貴、林賢、吳英先登，諸將士奮勇騰躍，競上賊艦。賊方茫昧不及辨，而刃已及身，大亂；趣舉砲鉛，甫脫口，鎔而未堅，勢亦不猛，着鐵皆如泥，不能

傷我軍。我軍大呼，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因縱火焚其舟。自己至未，賊大敗，殺死、焚死、溺死者萬二千，獲賊舟甚多。劉國軒以數舸逸去，餘創殘八百人並詣軍前降。朱天貴冒矢石，負重傷，所當賊十二艘焚溺幾盡，猶稱寧死不退，追擊不已。忽有飛砲中項，立斃。天貴本浙鎮，以留後策應調之；乃曰：願爲前部。卒戰死，時論壯之。賊守山者曰僞將軍楊瑞，見水軍已敗，率僞官一百六十五員、僞兵四千六百五十三名，全軍降。初，煊將出師，夢觀音授以水一桶，覺而曰：水者海也，一桶者大一統也。我今茲必破賊乎！又，軍士有宿於關壯繆廟者，忽聞空中呼曰：選大纛五十杆，助施將軍破賊。煊聞之，益自喜。至是，果驗。

煊得降者，皆厚撫之。錄所獲水軍創殘八百人，給以糜粥、酒馘，遣醫爲裹傷傅藥。召見之曰：若等欲歸乎？皆叩頭言：逆天宜死，得不死足矣；安望歸！煊曰：不然，汝一軍盡沒，父母妻子必謂汝等已死，日夜悲汝；余縱汝歸，復見父母妻子，寧不甚樂！朝廷至仁如天，不得已而用兵，降卽赦之耳。汝今歸，爲我告臺灣人速來降，尙可得不死；少緩，卽爲澎湖之續矣。諭訖，而遣舟歸之。八百人皆感泣去。既至，展轉相告，歡聲動地。諸僞將僞兵聞之，爭欲自投來歸，禁之不能止。劉國軒自澎湖敗還，固已膽落；至是，見人情大率已解散，始決計勸克塽歸附矣。

始，煊告捷，且言臺灣海道紆迴，南風狂湧，須俟八月以後乘北風而行；且遺書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咨之督臣啓聖。啓聖以爲賊已大創，宜乘勝急擊；若少延緩之，令賊得保聚，勝敗未可知也。又廉知官軍破賊後藥彈火器率已罄盡，甚至撞毀鐵鍋爲裝砲之用；遂爲書報煇，言當速進，且送角弓五百張、柳箭二萬枝、火藥二萬斤、火礮一萬五千筒、噴筒三千枝、火箭八百箱、黑鉛四千斤、大小鐵子一千枚、出窩蜂子一千斤、緞袖袍褂乾練袍褂各數千領、鞞帽若干件、賞功銀一萬兩。煇得書大喜，悉以諸資具散之軍中。軍中人人鼓勵，計日渡海，滅殘寇，取重賞。賊聞之洵懼。

閏六月初八日，僞藩鄭克塽遣僞官鄭平英、林惟榮、曾蜚、朱紹熙齎降表至軍前，請舉國內附，爲東方屏翰。煇告之曰：仍居故土，不敢擅許；審欲降者，當如幕府約。因要以三事：一必須劉國軒、馮錫范親身來。二必須納土獻版籍。三必須僞官兵遵制剃髮，舉家內徙，聽朝廷安插。使人銜命去。七月十五日，克塽復遣僞兵官馮錫珪、僞工官陳夢煒、劉國軒親弟僞副使劉國昌、馮錫范親弟僞副使馮錫韓同前使曾蜚、朱紹熙來，復奉書至軍前請悉如約。且言南北淡水駐防僞左武將軍何祐、僞左先鋒李茂等並已撤回，地方並已效順；但請頒給告示，曉諭剃髮。而何祐等降款亦至。十六日，提督煇留劉國昌、馮錫韓於軍前，而令侍衛吳啓爵、六品筆帖式常在齎告示五通，與錫珪等偕往曉諭。臺灣軍民見天使渡海，合境驩呼，投戈剃髮，向化恐後。居亡何，克塽降表至。奏繳僞延平王印一顆、冊一副、僞武平侯印一顆、僞忠誠伯印一顆，盡籍其境土數千

里、戶口數百萬爲圖以獻；但以宗族類多齟齬，南人不諳北土，請就近安插。焯爲代奏，廷議許之。於是，克塽及僞將士等盡納其器仗於軍前，舉族內徙。提督焯身自渡海，行定新附地，而絕域盡入版圖矣。

是役也，天子念渡海遠戰，將士勤苦，賞卹皆從優厚。提督焯授靖海將軍，世襲罔替；死事鎮臣朱天貴，特贈太子少保，授一子爲廕生；餘將士，陞賞有差。以劉國軒率先歸順，授爲天津提督。克塽至，赦其罪；優以公秩，居京師。而臺灣置郡縣如內地焉。

按圖，東境果皆連山，而臺灣城則西面海中一孤嶼也，稍近南。城之西皆大海，而沙線重複，舟不可近。城之南一沙埂，屬於內土，曰萬丹湖。湖之旁有港，東入曰螭港；卽陳第所謂堯港也。埂上置七崑身。崑身者，山阜之名；列兵守之，如內地斥堠也。城之東，乃大海澳，沙埂遶之。城之北，有水徑，曰馬沙溝，紆迴以入於澳。其近澳之口，曰鹿耳門，築城守之。澳縱廣可數十里，兵船宿其中。由此，可以至城之東而登岸焉。馬沙溝外，又有沙線數重，置南北崑身以守；寇所倚爲奇險者，在此也。自馬沙溝西南，有孤嶼曰海翁溷，爲走澎湖道。澳之西岸有城曰赤墩，蓋亦寇所築。城之南有十二街，有文廟，旁有港不知名。城之北有花園，旁亦有港，疑卽陳第所謂大員港也。城之東有天興、萬年二州。內有菜園，有嘉祥、長治、維新三里，有二層營；蓋皆寇所

規度爲營田處也（又東有上港岡、中港、下港岡、郎林、大岡山、小岡山、大香洋、小香洋、中洲、柳仔、鱒仔潭、柳仔林、沉坑仔）。自是，極東曰啞猴林，卽大山窮處。自赤墘城南行一百四十里，至赤山仔，稍西爲鳳山港。又西近海爲打狗山，卽陳第所謂打狗嶼也；寇置砲城在焉（其旁有半平山、凹底山、觀音山、大宅基）。自赤山仔又南八十里，至上淡水。又二十里，至下淡水。此所謂南淡水，寇置戍處也；陳第謂之小淡水。自下淡水十五里至力社，又十五里至茄藤社，又六十里至放索社，又八十里至茄落堂，又一百二十里至浪嶠社。自赤墘城至此，共五百三十里，南路盡處矣（近海處曰沙尾岐頭）。小琉球在其西南。而淡水之東有傀儡番，在大山中，亦號令所不至也。

自赤墘城北行，歷大橋、小橋（二港皆經花園）、烏鬼橋（其港爲下寮港）一百二十里，至新港社。新港西行出海口，有目茄洛灣；卽陳第所謂加老灣也（港北有召籠社、黎頭標社、有大目降、大武籠、大岡山，爲東山盡處）。其北又有歐王溪，歐王社在其旁（又有大小茄冬林）。自新港社西南五十里至麻豆社。水西出，曰莽港；卽陳第所謂魴港也。其旁有茄哩嶼、雙溪口，皆第記所有。自此以北，第不及知矣（又有大龜肉、鐵線橋、急水溪、赤山）。

自麻豆社東行九十里，至朱羅山（其旁有啞里山、倒洛咽、茄拔仔、大排竹）。水西

出，曰蚊港（其旁有三疊溪、牛朝溪、八掌溪、上茄東、下茄東、龜佛山、上獅仔、南世竹、茄藤林）。朱羅山北行一百里至他里務（其旁有猴悶社、石龜溪、打猫社，東山盡處爲柴里、斗六）。又北一百二十里至大武郡。水西出，曰磚仔埕（其旁有東螺社、西螺社、南社、二林、三林、臺仔埕、冷飯埕）。自大武郡又北六十里，至半線社。水西出，曰大肚溪。其海口，曰鹿仔溪（其旁有捉棟社、大肚社、啞捉社、馬之遴、大突社）。自半線社又北一百一十里，至水里社（其旁有福羅社、牛罵社、沙轆社）。東有大山曰黑沙晃、裏買豬、末裏，皆盡境也。

自朱羅山至水里社，皆地之東境。至此，乃折而西行三百里，至大甲社。又西一百四十里，至房裏社。又西一百三十里，至吞韶社。其水之西出者，曰大甲溪（其旁有雙寮社、崩山社、苑里社、茅于社）。自吞韶社折而西北一百三十里，至後籠社。又二十里，至新港仔。水之西出者，曰後籠港（其旁有茄世閣、合歡社）。自新港仔北行四十里，至中港社；中港出焉。又北一百里，至竹塹社；竹塹港出焉。又北二十里，至眩眩社。又北二百里，至南崁社；南崁港出焉（其旁有霄里社、查內社、龜崙社、坑仔社）。折而東八十里，至八里分社（其旁有奶奶社）。又東過江十五里，至淡水城。此所謂北淡水也；寇亦置戍，爲北面重鎮。江源有二，皆出於東境大山，峻灘斗瀉。一經首曷社、一經房是仔社，皆西流至外八投社而合。合處有峭壁夾峙於江之東西，曰干豆門。江自

此折而北，入於海（在江南者曰擺接社、瓦裂社、龜崙社、里末社，在兩江中者曰蕃匣社、奇武子社、已浪泉社，在江北者曰麻里則孝，曰答答攸，曰奇兩峯，曰里簇社、麻少翁社）。自淡水城東行三十里，至奇獨龜崙社。又東六十里，至龜州社；有龜州山、礮山。又東六十里，至大屯社。又東四十里，至小鷄籠。自中港社至此，皆濱海。西北境小鷄籠外，大海中有二石對峙，曰旗杆石。寇熾時，策取臺灣者，嘗欲自鷄籠趨淡水，掩賊不備爲奇功；卽此地也。其地有支龍斗，入海必踰此乃可前；土人謂之跳石。凡一百五十里，至金包里社。又東十里，至金包里內社。又有支龍，視前更大，跳越較難，曰跳大石。凡行二百里，至鷄籠頭；過江二十里，至鷄籠城。自此以上，無路可行，亦無按澳可泊。候夏月無風，用小舫循海墘而行。一日，至山朝社。又三日，至蛤仔難社。又三日，至哆囉滿。又三日，至直脚宜。以上人跡不到矣。自赤墘城至鷄籠城，二千三百十五里。

朝議卒按圖設府一、縣三，曰臺灣府、曰臺灣縣、曰鳳山縣（力力社、眩眩社皆有鳳山），曰諸羅縣（卽朱羅社）。又設巡視廈門、駐扎臺灣副使一，鎮守臺灣總兵一，率八千人守其地。

，務使均沾實惠！

諭避先師孔子諱（雍正三年）

『上諭：朕以先師孔子聖諱，理應迴避；前降諭旨，令九卿會議具奏。經九卿議覆：凡係姓氏，俱加卩爲邱字；凡係地名，皆更易他名。至於書寫常用之際，則從古體「止」字。朕細思：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止」字，是仍未嘗迴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及古文作期音者甚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並加卩爲邱，地名亦不必改易。但加卩旁，讀作期音，庶乎允協，足副朕尊崇先師至聖之意。』

御書聖廟匾額（雍正四年）

生民未有。

諭正士習（雍正四年）

上諭：爲士者，乃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屬編氓，皆尊之、奉之；以爲讀聖賢之書、列膠庠之選，其所言、所行，俱可以爲鄉人法則也。故必敦品勵學、謹言慎行，不愧端人正士；然後以聖賢詩書之道，開示愚民，則民必聽從其言、服習其教，相率而歸於謹厚。或小民偶有不善之事，卽懷愧恥之心，相戒勿令某人知之，如古人之往事；則

周序

澎湖僻在海中，雖屬臺郡而別爲一方。國朝設官五十餘載，文教誕敷，紀載日益多，豈無可彙而成編、信今傳後者？以舊無文獻可徵，創始爲難，遂致缺略耳。余承乏茲土，卽欲集成一冊，爲一方考據；奈常與病爲緣，使有用精神半銷磨於檢方問藥之下，而此事徒託空言矣。今以任滿將去，而病又獲瘳，其殆天假之緣，以酬茲夙願乎？爰就余見聞所及，纂輯成帙，名曰「志略」。其無可考據者，姑闕焉，以俟後之君子。

時乾隆元年（歲在丙辰）天中月既望，福建臺灣府澎湖糧捕通判西蜀周子仁書。

劉序

爲政者，視乎其心；心一於愛民，則凡官序之崇卑、職任之繁簡、地方之遐邇險夷，不以介意，而惟切切焉晝考夕糾，以一夫不獲爲憂。及吏習民安，百廢具舉，則又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治之民；游刃旣得，目牛無全，而不覺怡然有愜於其心。雖然，豈易言哉！非其平生之學得於正誼明道者有素，方且寵辱裝其懷，痼瘵之念何自而起？苟且自便，又豈復知有急病讓夷之事？嗟呼！此可以勉強而能之者哉？

潼川周公蒞閩數載，自永春遷歷臺灣澎湖司馬；其去也，民立祠以祀公，公之入於人者可知矣。顧民不忘公，而公愈益不忘乎澎之民。旣報政，思所以爲後事師者，輯成澎湖志略一卷，簡要精覈，亦可補志乘所不逮。公之神何優而慮何長耶！

夫閩處南服，澎尤窮海，行旅所至，猶謂畏途，而公顧樂而安之；倦倦之意，形於歌詠之餘。此昔賢之所難，而於公僅見之者也。吾於此識公之心、覘公之學，於以知前此公所蒞之政、之教，而尤幸吾閩之民將來食德於公者之未有窮期也。是爲序。

時乾隆二年春二月上浣，治年家弟晉安劉敬與頓首拜撰，併書。

澎湖志略目錄

輿圖	(二三)
海道	(二七)
沿革	(二七)
疆域	(二六)
城垣	(二九)
里程	(二九)
宮廟	(三三)
戶口、錢糧	(三四)
倉儲	(三五)
科名	(三五)
物產	(三六)
舟楫	(三七)
泊岸	(三七)
漁舟	(三七)

風俗

(三六)

文員

(三七)

武員

(三八)

烟墩、炮臺

(三九)

詩

(四〇)

賦

(四一)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